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九

宋 程大昌 撰

厨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稱譽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厨傳為一槩謂豐饌為厨傳非也

于定國無寃民

古今稱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此特舉其多者言之耳宣帝之臣如蓋趙韓楊有譽有勞而皆傅致以法入之死地然四人之中楊惲尃以口語怨望尤其可矜者史家特書惲獄實定國所定有深意也然則謂天下全無寃民吾恐楊惲懷恚於地下也

澄心堂紙

江南李後主造澄心堂紙前輩甚貴重之江南平後六十年其紙猶有存者歐公嘗得之以二軸贈梅聖俞梅

詩鋪叙其由而謝之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姜吝但有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用梅詩以想其制必是紙製大佳而幅度低狹不能與麻紙相及故曰幅狹不堪作詔命也然一紙已直百錢亦已珍矣

十金

薛宣曰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

頃監臨盜所守十金以上免為庶人按漢以黄金一斤為一金十金之重者言其贓直滿十金也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集五有白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窻小舫信風廻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見長慶集卷五

浮石

衢州之下十里許深潭中有石兀立水面土人命為浮石白樂天集三卷有謝衢州張使君詩曰浮石潭邊停五馬則此水之有浮石其來久矣先是土人嘗有謠讖曰水打浮石圓龍遊出狀元口口相傳亦莫知其語之為何自也石之出水也本甚嶄巖不齊紹興甲子歲兩浙大水漫滅垠岸浮石沒焉水退石仍出而嶄巖者皆去盡為猛浪沙石之所淙鑿乃此圜渾也又一年歲在

乙丑龍遊縣人劉端明章魁廷試

嘌

凡今世歌曲比歌鄭衛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灔者名曰嘌唱嘌之讀如飄玉篇嘌字讀如飄引詩曰匪車嘌兮言嘌無節度也元不音飄廣韻嘌讀如杓疾次也亦不音飄

鞹

揚子曰梡革為鞹亦各有法革皮也梡革為鞹即後世

之皮毬斜作片瓣而縫合之故唐人借皮為喻而為詩以誚皮日休曰六片尖皮砌作毬火中𤎅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猝未休其謂砌皮包氣即今之氣毬也巳古今物制固多不同以其類而求之於古即霍去病傳謂為穿城踏鞠者其幾於氣毬也巳其文曰去病貴不省事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踏鞠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踏蹵而戲也今世皮毬中不置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縫砌已

周則遂吹氣滿之氣既充滿鞠遂圓實所謂火中㷟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寬而能受氣也詳此意制當是古時實之以毛後加巧而實之以氣也吕后傳曰太后斷戚夫人手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踏鞠之域謂窟室也今築氣毬者以脚蹙使之飛揚上騰不復拘於窟域矣而軍中打毬之戲則以杖拂毬使之馳走而用快馬逐之尚存鞠域之法故疑古今因革如予所言也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挼字

醫有挼摩法挼者以手捏捼病處也摩者挼搓之也字當從手則其書當為挼矣玉篇手部無挼字廣韻有挼字却從才別出桬字從木注曰几屬也

酴醾

今世花之品目有荼蘼而廣韻無荼字玉篇云荼苦草也又苦菜也因引爾雅之言曰檟苦荼荼也篇韻皆無蘼字諸家字書皆有酴醿字注云酒也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唐清明賜宰臣以下酴醿酒酴醿酒即重釀酒也

葑菲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葑蕪菁也菲菜名也按下體也者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為貴羊首牛首肩臑

心肺皆上體之物也至於腎膓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汙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也

菩薩石

楊文公談苑曰嘉州峩眉山有菩薩石人多收之色瑩白如玉如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如佛項圓光文公之説信矣然謂峩眉山有佛故此石能見此光則恐未然也凡雨初霽或露之未晞其餘點綴于草木枝

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為圓點光瑩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峩眉山佛能現此異則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無日則不能自見則非因峩眉有佛所致也

鏕焦

鏕於刀切玉篇引說文云温器也世言爊其肉當書為爊言從此鏕器之中和五味以致其熟也今人見霍去病傳有鏖戰之文又注家以多殺人為鏖遂書為鏖非

也又令人食饌有雜五味於肉中而熟之當為米𦤈而皆書為米脯尤無義理也齊民要術雜五味於米肉而熟之書為米𦤈言和米而熟之於𦤈也玉篇音缶且云火熟也

箙鞬

董卓傳六十二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箙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

伍伯

後漢虞詡傳四十八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黄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褠即今行鞭杖者也

華陽

後漢傳三十八贊注梁州北拒華山之陽南距黒水故常璩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也

魚笱

唐書王君郭傳七十君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為倒鬚者也

方書

通典二十四御史門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朱書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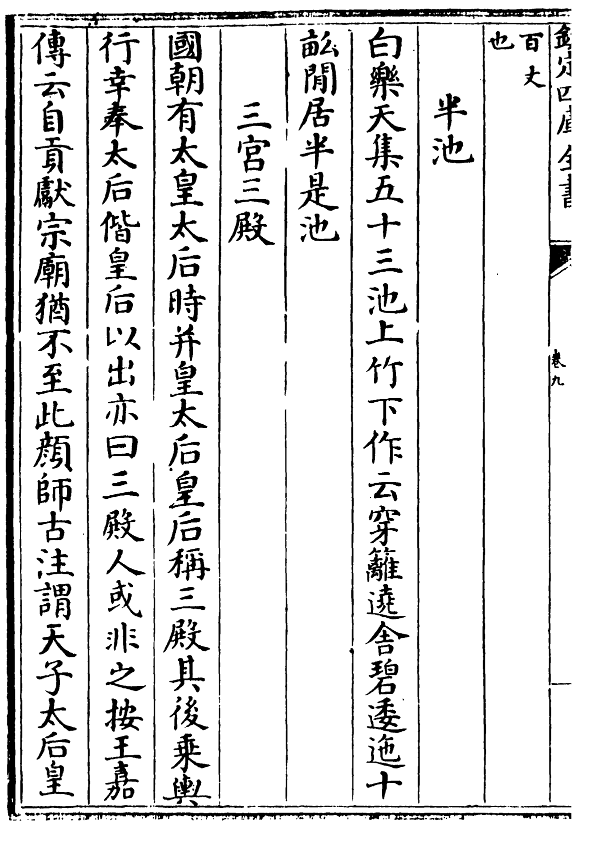
昭宗在鳳翔李茂貞白上三以朱書御札召崔胤胤竟不至紀事三十八　五代史豆盧革傳莊宗時大水以責孔謙謙不知所為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按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儀奏事於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為青詞恐初立此體時是倣道儀也

背嵬

沈存中筆談載拱宸管樂之辭曰銀裝背嵬打回回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槁簡贅筆曰背嵬即圓牌也以皮為之朱漆金花煥燿炳日予將漕時都統郭綱者韓蘄王背嵬也讀嵬如崔嵬盍平聲也如沈存中歌則去聲也予以背嵬之義問郭郭不能言惟章氏書號為皮牌耳

竹簽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蒻竹篾簽欹危檝師趾簽即



百丈也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遶舍碧逶迤十畝閒居半是池

三宮三殿

國朝有太皇太后時并皇太后皇后稱三殿其後乘輿行幸奉太后偕皇后以出亦曰三殿人或非之按王嘉傳云自貢獻宗廟猶不至此顔師古注謂天子太后皇

后則三殿亦可通稱也唐有三殿則一殿而三面有殿也方鎮外國來朝則宴於此從銀臺門入

象魏

國語六管子對齊桓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為民紀韋昭曰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按此單言設象知象魏所垂真有其象也國語於此下又對文曰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權度衡尺有器之物知象魏為畫象決也

繫馬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視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為都盧緣按國語胥臣對晉文公曰侏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

上元觀燈四日

會元引唐志云先天二年用胡僧婆隨請夜開門燃百千燈觀樂凡四日按本朝諸書或言太祖特命正月十七日後更放燈二日或言錢王來朝進錢買燈兩夕特為展十七十八仍為燈夕予嘗於秦王進奉録辨其事曰不起錢王買燈也然以先天事攷之則其時自上元觀燈後凡更有三日則買燈展日之法愈為無據又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望日皆燃燈至中年方罷中下元兩節放燈也

上中下褚衣

南粤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音云綿裝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閥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閥積曰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為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御覽二百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棨戟當斧鉞

漢雜事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或為郎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為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

著朱衣儉言宜復舊制時不許

扁舟五湖

隗囂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丈二之組

嚴助傳淮南王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有二月御覽綬門按綬組同朱買臣懷綬邸吏引綬即太守章則綬也者以之佩

玉佩印皆同也又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御覽八百十九

刺

漢外戚傳二十七下成帝荅許皇后詔曰皇帝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天子服璽

漢元后傳高祖即位即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

立璽藏長樂宫按此知天子亦佩璽也故孫萬世謂呂邑王曰而聽人解脫其璽綬乎是每朝即佩也

箭貫耳

原陟傳茂陵守令尹公捕原陟廹窘諸豪説尹公原巨先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庭門謝罪耶按玉篇引説文云軍法以矢貫耳為聅聅音恥列反又徒安反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子玉治兵於蔿貫三人耳

五稷

職方氏幷州宜五稷鄭玄曰黍稷麥稻菽后稷社稷皆
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

丹圖

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彜小約劑書於丹圖注春
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漢高紀鐵券與功臣剖符
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

象刑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民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歟

卯翼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卯余翼而長之今人言卯翼之恩本此

窻牖

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牕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牆曰牖在壁曰窻御覽百八十四

宰相直筆

舊唐書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避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時貞元九年也其後又請每日更筆其年迭以應事皆從之

櫓

許氏說文曰櫓大楯也案今城上雉堞曰櫓為其在城上可以蔽人如人之被楯也

公侯干城

方言曰楯自關而東謂之猷音代或謂之干扞也關西謂之楯桀此即詩謂公侯干城鄭氏謂為扞城者扞者櫓也雉堞可以蔽鄣城是扞城也

玉堂

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文王嗜昌歜仲尼食之以取味事見吕氏春秋曰文王

好葅孔子聞之癟頞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按此御覽所記恐葅字上脫一昌歜字

餛飩

世言餛飩是塞外渾氏屯氏為之案方言餅謂之飥徒昆反或謂之餦音張或謂之餛音渾則其來久矣非出塞外也並御覽

漆雕几

鄴中記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皆為五色花也按今世用

朱黄黒三色漆沓冐而雕刻令其文層見疊出名爲犀皮與虎刺同又異苑有神人著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魯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又漢書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鉏参鏤帶漆畫案一枚鹽鐵論曰文杯畫案所以亂治也又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采纎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緑恠廣知平入雕非曲

嶧山

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又史記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曰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居處其俗謂之嶧孔太平廣記其石玲瓏如此宜狐桐清響中琴瑟也

石槨銘

莊子八𤜣韋曰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

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棊道

今棊方十九道合枰為棊子三百六十一枲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棊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選五十七

演繁露卷九

演繁露卷十

宋　程大昌　撰

白板天子

國璽傳注引蕭子顯齊書輿服志云晉亂國璽没北人號晉諸帝為白板天子白板如今板授之官無誥敕也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為鵠頭書白板天子言不得璽如無告命官也

禬

領之交會也五行志引昭公十年叔向言衣有襘視不過結襘之中視下言徐

鎗

御覽鐺門笑林云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曰異事火未至巳燒失脚

白日衣繡

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為兗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御覽九百五十二

齊鼓盆瓮為樂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自去冠被裳自鼓盆瓮召晏子至請去禮晏子不可乃糞洒席召衣冠以逆晏子按此則鼓盆佐樂不止秦人齊亦有之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地圖一寸折百里

正元十一年賈耽進華夷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里太平廣記

羽檄

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光武紀注

太公丹書

大戴禮曰武王問有藏約可以為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堂下南面而立受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太平五百

白接䍦

寳華酒譜白接䍦巾也

龜符

張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為銀兎符以兎為符瑞也又以鯉魚為符瑞遂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又云上元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筭袋仍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之强兆也至偽周乃絶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帛為飾

金吾

揚子雲執金吾箴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則知金吾者以金飾其兩末也今管軍官入朝所執之杖皆金釦其末也漢志謂金吾為馬非也

羲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羲和浴日於甘泉

胡牀

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其胡牀曰

交牀胡荽曰香荽胡瓜曰黃瓜然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趙毅大業畧記秦得讖書言亡秦者胡乃起長城以扞胡不知亡秦者廼胡亥也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多言百丈也

鄣扇

諸王鄣扇不得雉尾義恭傳

螭魚

螭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南詔録

金馬碧雞祠

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為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二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真也

鳳棲梨

陜州有棠樹正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黃號鳳棲梨洛中記異

碧落觀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為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洛中記異

旌表門閭

冊府元龜石晉天福二年閏七月壬申尚書户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敕旌表門閭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閲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為烏

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為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事不載令文又無敕命既非故事難黷大倫宜從令式只表門閭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式

鍾釜

晏子曰齊其歸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自其四以登於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明皇孝經

玄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于國學以層樓覆之 秦再思洛中記異

黃屋左纛

黄屋者天子車蓋以黄為裏也左纛者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鬃上也繁纓在馬膺前如索裠即馬纓也獨斷

屖車

韓子國有法術賞罰若陸行之有屖車良馬

殺青

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尋常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神道碑

裴子野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道列誌自此始

墓石

南史宋張永開冢内得銅威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石室

黄瓊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外命史官條上災異注云石室藏書之府

三尺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獲生人亦為級

衛青傳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此意與車稱兩馬稱匹同

栭栗

詩皇矣其檿其栵音栵為列或為例陸德明音云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栭栗吾鄉有小栗叢生其外蓬中實皆與栗同但其體而微耳故名栭栗栭猶兒

鐵券

形似半破小木瓿子曲處著肚上有四孔穿縚處其文於外面鐫陷金辛齊晃王堂新制

八投

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齊斧

易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莽傳

銅柱

楚王馬希範既破羣蠻自以為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古貝

唐環王傳出古貝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按今吉貝亦緝花為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耶

抑兩物

銅作兵

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布以作兵器注古以銅為兵按此則漢猶以銅為兵也

飛子

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注入穀外縣而受錢於京師主藏者按此則國初入中之法漢有之矣亦唐人飛子錢之類飛子見唐會要

籟

莊周天地人皆言籟說文曰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中者謂之籟小者謂之箹

瓊

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為瓊弁玉纓

玉與瓊皆對别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令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夷玉

說文珣玗琪皆毉無閭玉周書所謂夷玉也

球

玉磬也

追鋒車

魏志高貴鄉公注云帝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講

宴於東堂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内職到得及時以
壄在外特給追鋒車每有集會壄輒奔馳而至

酺音蒲

文帝賜天下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
酒罰金四兩今詔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也此即周羣
飲汝勿佚文紀

箏

鼓絃竹身樂也按今箏未有以竹為之者

箋

表識書也鄭箋毛詩崔豹釋說甚多至謂毛公甞為鄭康成郡守故不同它書直注釋之其云箋者猶上箋之義尊之其說雖無害義而迂曲不徑如許氏所說則直以簡隨本文表識其義猶曰鄭氏簡之云耳史以冊書祝曰冊祝後人以聯簡著古書曰某人編其義一也

說文毅改二字重出

殳類釋毅曰毅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聲攴類釋

攺曰攺大剛卯以逐鬼彫也音義如魅从攴巳聲讀若巳剛卯豈王莽時所鑄此時攺而大之以為禳祟之物耶二物同用設有二聲止合附著一類不應兩出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為太子儀衛之先也

屋楹數

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為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奠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

葉子

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

壓角

裴廷裕東觀奏記云令狐綯主裴坦知制誥裴休拒之不勝命既行諸政事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𢓜謝至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肩輿便出不與之坐按此即壓角故事乃是執政送上不與舍人均禮故設榻隅坐名為壓角

鐵甲

仲長統昌言政損益篇云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令誠以革甲當强弩亦必喪師亡國也按此即後漢時甲有鐵札矣未知前漢如何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也此說非也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

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犬戎雞林

章傺回程至海州長泝縣東北百餘里船巫祭小青山神巫具餅餌先作擊擊之聲復撒米一把彼俗云雞林之地祭先皆以米或云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即家有禍按此與犬戎諱犬同

霜月皇極日

歸田録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涒灘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極日恐是九月五日

東帛又端疋

玉壺清話胡旦云古義束脩謂脯十挺即為一束束帛則卷為二端五疋表王者屈折隱淪之道

拜稽首

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齊

侯邾子盟于顧齊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注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來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注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畧

宰木拱

秦襲鄭百里奚與蹇叔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公羊僖二十三年對抱

者以兩大指圜合之也與拱把之桐梓同也

篌

漢張敖傳篌輿注家雖得其義不詳其制之所來公羊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竹篌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案竹筍也編篌皆以竹篾編比而成輿也古有車車以轅繫馬而行已而有輦輦者設杠以人肩之故皇甫謐

曰桀為無道以人駕車是步輦之始也既有輦則以竹為輿智起於是矣淮南王安曰輿轎而入領始名轎也

郛郭

城之外更有遮衞其名為郛亦為郭郭猶棺之外又有槨也公羊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郭故揚子雲曰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揚子雲於名數不苟也

揖

公羊僖二年晉謀伐郭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又文六年晉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盾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據此即今俗名又手是也亦拱手之義也拜首則身屈矣首不至地稽首則首至地矣

笄

僖九年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

時臺

公羊莊三十一年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臺榭

左氏哀元年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注積土高曰臺有木曰榭言徒土則為臺上有架造則為榭

吴牛喘月

風俗通曰吴牛望見月而喘使之苦於日見月怖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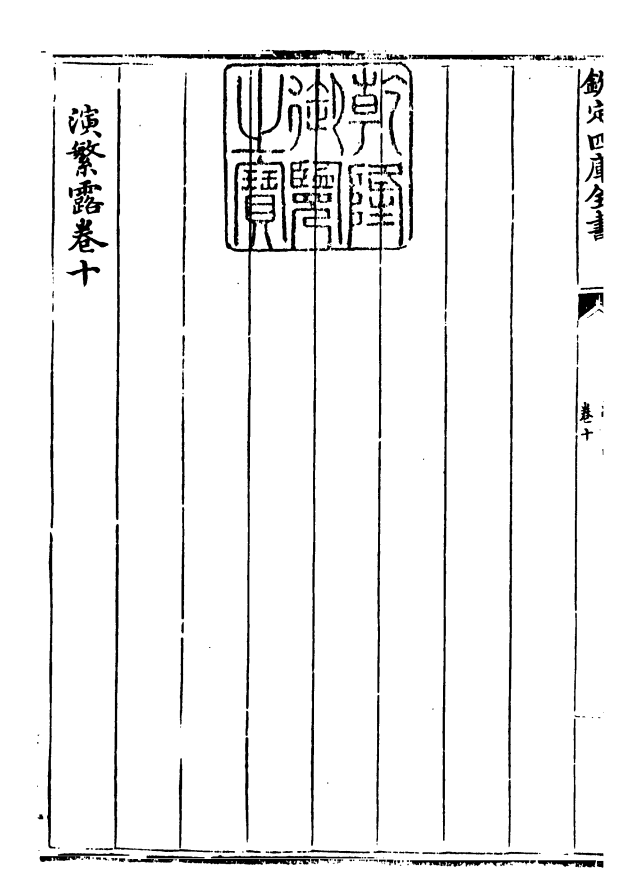
御覽月門世說亦載滿奮云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韋弦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韓子

養和

李泌訪隱選異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今效之乃為養和以獻太平廣記



演繁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演繁露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顧九苞

演繁露卷十一

宋　程大昌　撰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本朝置左右史正沿唐制而近者二史更日入侍槩立殿上東南偏不執筆則皆不與唐合按唐志天子御正殿則郎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李肇國史補兩省謂起居即

為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首也鄭覃傳曰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楊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則今立殿上東南偏非唐制也既曰郎舍人分立左右操筆則今更日入侍又不執筆皆非也唐去今雖不遠而殿螭位置史無詳制顧雜載中時有可以參攷者耳王仁裕入洛記記含元殿所見甚詳曰玉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而排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三級各

高五尺許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磚微有虧損貫黄中談録含元殿前龍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為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仁裕所見後唐時也黄中所見本朝初也合二説驗之則龍尾道夾殿階旁上而玉階正在道中階凡三大層每層又自疏為小級其下二大層兩旁雖皆設扶欄欄柱之上但刻為蓮花形無壓頂横石其上一大層者每

小級固皆有欄欄柱頂更有横石通亘壓之而刻其端為螭頭溢出柱外是其殿陛所謂螭首者也然唐之大内有二太極西内也含元東内也高宗别營大明宫於故宫為東南偏是名南内自高宗後累朝多居其地故凡唐史所載朝會多大明制也宫據龍首山趾而高自丹鳳門入第一重為含元殿殿陛從平地直上四十餘尺方與殿平王貫所見階陛皆含元制而唐志記二史所立螭陛則非含元也含元第次甲於諸殿惟元正冬

至受朝始出御之他朝會否也含元直北方得宣政宣政者正殿亦名正衙蓋朔望受朝之地宣政之左則為東上閤右為西上閤而宣政又北始為紫宸自開元後每遇朔望薦獻宗廟天子謙避正殿輒虚宣政不御而退御紫宸紫宸無仗則從宣政喚仗自東西二閤而入百官隨之所謂入閤也唐志言在正殿則俯陛聽命者謂宣政也言仗在内閤而夾香案分立第二螭者謂紫宸也是唐志二史所立皆不在含元殿故王貫所記螭

陛第可因之以想他殿而不可憑之以證定唐志也宣政紫宸相為南北合大明一宫俱在龍首東麓凡殿以次退而之北則址亦以次壮而加高每殿必為峻道乃始可升則宣政紫宸每陛每級壓欄悉應有螭故有第二螭首也是二史所立下乎赤墀而高乎前庭故在宣政則俯陛乃可聽命在紫宸則正直次二螭首其地其制皆相應也和墨濡筆皆即坳處坳陛石之窪曲而可以受墨者也今人用螭坳則可謂立殿坳則誤矣唐志

宣政殿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鑪香案而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人主既御黼坐宰相兩省官拜訖乃始升殿則是香案也者正在殿上而對班案前者乃從殿下準望言之其曰拜已升殿即可見已及其入閣而夾侍香案亦從左右準望而言非真夾並香案也白樂天和元稹霓裳羽衣歌曰舞時寒食春風天玉欄干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顔如玉推此言也則香案似在玉欄干之下而實不然也欄出庭上則舞庭

者自在欄下庭在案南則在庭者孰非香案之前豈其
欄楯之下别設香案也耶元稹自言我是玉皇香案吏
其亦凖望而為之言歟宋景文筆記曰予領門下省會
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爐
鑪修注官夾案立則此時二史已誤立殿上矣然猶在
御座前而分左右夾侍也王容季叙事記國朝駕坐
則修起居注立於御座後慶歴中歐陽修以諫官修
注始立上前北面以視上閤門用故事諭之使退修曰

起居注非殿中祗候人不當立於座後閤門疑其有故事不敢彈奏修既罷其後修注者乃復退立於座後歐文忠所執其殆唐制乎然猶立殿上者國朝殿陛之制不與唐同也唐殿據龍首而高故降殿而立直二螭其立者之首猶微出殿墀故俯陛而聽於事為宜汴京大內正在平地殿級不越尋丈自上達下欄頂壓石通竟止用一螭若降殿而立使直第一螭首則立處已在殿庭不能俯陛聽事其勢不容不與唐異也徽宗朝李誠

營造法式有殿陛螭首圖繪載極詳其言曰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隨階斜出其長七尺然則宋景文記洞案直兩螭間其對柱之螭歟今二史更直而皆立東南偏其並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有石螭壓之因遂認以為唐螭而實非其地也螭頭所施雖異其處而又因誤生誤故二史更侍皆立東南偏全與唐異也然慶歷間雖不立御座之前而立於其後於今又不同特不知今立東南偏復起於何時也

罘罳

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矣此其一也顔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顔釋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為復釋罳為

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至王莽剷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註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為二也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合板者為屛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竒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為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

輕疏浮虛之貌葢宮殿窻户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也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朝屏則其屏為疏屏施諸宫禁之門則為某門罘罳而在屏則為某屏罘罳覆諸宫寢闕閣之上則為某闕之罘罳非其别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户牖使雀蟲不得穿入則别名絲網凡

此數者雖施實之地不同而其罘罳之所以為罘罳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蓋本其所見漢制而為之言而予於先秦有攷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罘罳名之而實罘罳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横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刻方連者以木為戶其上刻為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

其狀也若真謂此户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之謂刻者施之何地而亦何義也以網户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罘罳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為罘罳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絶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為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為交瑣以青塗之事見王后傳注故以為名稱謂既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為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罘罳為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

之上孰者之為罘罳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為二顔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為之則是以刻綴而應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果晝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顔師古謂為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顔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户牖之有

罘罳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
罘罳朝共落櫺桷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罘罳者相應
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證罘當為網且引文宗
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温庭筠補陳
武帝書曰罘罳晝捲閶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為
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寶大業雜記
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
則真實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放也非

古來屏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名網户然罘罳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益以著明也

上林賦

亡是公賦上林蓋該四海言之其叙分界則曰左蒼梧右西極其舉四方則曰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至論獵之所及則曰江河為阹泰山為櫓此言環四海皆天子園囿使齊楚所誇俱在包籠中彼於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物叙而寘之何一非實後世顧以長安上林覈其有無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者也秦皇作離宮關内三百關外四百立石東海上朐界中為秦東門此即相如上林所從祖效以該括齊楚者也自班固已不能曉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由是言之後世何責焉

萬年枝

謝詩有風動萬年枝之句凢宫詞多承用之然莫知其為何種木也或云冬青木長不凋謝即萬年之謂亦無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櫧松檜栢皆經冬不凋何獨冬青之枝得名萬年也按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亦自製為美名以標奇麗其品有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雖有異名亦不解何物越石氏藏書中有吳興方勺所著泊宅編者曰徽宗興畫學同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在試無能識其

何木遂皆黜不取或宻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為萬年枝又不知何所本也

啐酒

乾道丙戌內燕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間抗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𦟛酒（𦟛音作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解中燕更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刋誤則知唐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

不復杭言膗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刋去不用也予按李涪刋誤之言膗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膗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李正文資暇録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騐之膗屈破也啐音蒼憒反啐吮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噏有理於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為膗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況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樂上自至尊下至宰執每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

官者不問初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衆樂未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即三臺曲度也夫其𪇆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所傳皆合知啐訛爲𪇆素回翻審也後暨乙未再與内燕則樂皆異名雖三臺亦不復奏矣名賢詩話閒適門載王仁裕詩曰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絃𪇆後押朝烏夜兔催則𪇆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勰交趾事迹下匏笙項下以匏爲笙上安十簧雅合律呂𪇆

酒遂歌極有能者䰐本朝人具言唯酒即國初猶用唐語也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唐會要天祐二年勑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門祇候引從宫人不得擅出内乃知杜詩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宫鈿蓋至天祐始罷

臚岱

班固叙傳於郊祀志曰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婁班固即臚代旅與儀禮合

韋甲

吴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韋為甲未用鐵也吴子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劒紫荷執笏梁制也

山玄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

玉振

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

按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

繡衣使所始

史記六十二武帝時盜羣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狄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巳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拔居顯名外以為五公為一代之盛桃李也徐浩廬陵王傳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荊門縣記云禹錫方以即位帖職于計臺予所見帖職字此為先然未知帖是否

爊

韓文十三衛造徼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佗奇藥爊為黄金可餌以不死

鎰

趙與蘇秦黄金百鎰注二十兩為一鎰戰國策三

一金

公孫閈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注二十兩為一金策八

荼與鬱雷

東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世刊此桃梗畫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户蘇秦土偶桃梗國策十

屏毗

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注云史記

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黄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胥紕即腰中大帶黄金胥紕一條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黄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説各異耳策十九

鼔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鼔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

使範在臺儀後

夾纈

元宗時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板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上見而賞之因敕宫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徧於天下唐語林四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瑤之用瑤誤矣爾雅釋弓曰弓有緣者為弓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

不當為瑤明矣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

鹽如方印

唐會要祥瑞門武徳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而味甘狀如方印按今鹽已成鹵水者暴烈日中數日即成方印潔白可愛初小漸大或十數印纍纍相連則知廣瑞所傳非為虚也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宫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

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甆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甆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七秩

樂天集三十一卷元日對酒曰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同日一首云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注曰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

金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鎸釦器百伎千工

八蠶

吳録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 御覧八百十五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 御覧八百四十四

疊

酉陽雜俎劉録事食鱠數疊今俗書楪字誤以其可疊故名為疊也然楪字乃疊札為之則以疊為楪亦有理也

演繁露卷十一

演繁露卷十二

宋　程大昌　撰

侯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氏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摹音準謂之鵠著于侯是謂皮侯賈公彦循鄭氏此説謂還以熊虎等皮為鵠於其上其説恐未然也射之設鵠以為的也若

以熊虎等皮為侯又以熊虎等皮為的則侯與鵠兩無
別異恐古人立的以凖射不應如此眛眛鄭氏亦自覺
不安又從為之説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其義
近之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為物揚飛迅駛射之難中
故古人言射者往往及之孟子曰一心以為鴻鵠將至
思援弓繳而射之漢高帝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
已就横絶四海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
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皮類而真

為鵠形審矣夫惟以獸皮為侯而棲鵠其上於示遠立的便故吾恐鄭氏之說未安也

琵琶皮絃

葉少藴石林語録謂琵琶以放撥重為精絲絃不禁即斷故精者以皮為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因言杜彬恥以技傳丐公為改予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纈聲入黄泉則公

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丐改事恐石林别見一詩耶

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歌傾聲少得似雷

吼纆絃不敢彈羊皮又曰鵾絃鐵撥響如雷房千里大

唐雜録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為絃聲甚凄楚

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為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

皮為質而練絲纆裹其上資皮為勁而其聲還出於絲

故歐公亦曰玉練纅聲也

冒絮

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冒音陌顏師古曰老人以覆其頭應劭曰陌額絮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為巾蒙冒老者額顱也冒之義如冒犯鋒刃之冒其讀如墨則與陌音冒義皆相近矣漢官舊儀皇后親蠶絲絮自祭服神服外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以絮為巾即冒絮矣北方寒故老者絮蒙其頭始得溫暖地更入北則塞外貂冠狼頭帽皆其具矣

玉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故事既得藥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玉碧為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故顔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寳為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益為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為槐也當是並緣青葱之語乎

甲庫

唐吏部有甲庫麗元英文昌雜録曰用甲乙次第其庫
而此庫其首也猶如漢言令甲令丙然此誤也唐制中
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凡三庫其曰甲者若干人為
一甲其在選部則名團甲其在今日則擬官奏鈔總言
此鈔具等凡幾人者是其制也唐云甲令言等一也是
其所從名庫以甲也會要太和九年勑令後應六品闕
已下凡自稱舊嘗有官皆下甲庫檢勘有無又貞元四
年吏部奏艱難以來三庫勑甲又經失墜人多罔冒乃

至制勅旨甲皆被改毁則甲庫也者正收藏奏鈔之地非甲乙之甲也

僧衣環

唐會要吐蕃官章飾有五等一瑟瑟二金三以金飾銀四銀五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今僧衣謂之袈裟者當胷有環環中著鍵横紐上下牙角銀銅隨力為之其源流殆出此乎

疇人

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從筭歷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為徑

登席必解韈

左氏哀二十五年衛侯蒯輒與大夫飲酒靈臺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以是知古者登席不獨脱屨又解韈也

兩觀

魯有兩觀非度也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也然㪅少

正夘必即兩觀以周之所以誅誅之不毀明堂之意也夫將有為東周之心則佛肸尚可因而況周度之所寄乎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為吉利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婦人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又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為吉

兆唐俗亦既有之

六么

段安節琵琶録云貞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緑腰注云緑腰即録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録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緑腰也據此即録要已訛為緑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緑腰詩注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吕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

文史

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吏郡守課試乃得補書史即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為多者也文人便以文史為史籍非也

笛曲梅花

段安節樂府雜録笛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吳兢樂府要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横吹即

胡樂也兢所列古横吹曲有名梅花落者又許雲封說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其辭亡不可考矣然詞人賦梅用笛事率起此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為臺事見摭言

知後典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謂之祇候典訛也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歴十二

年改為上都知進奏院又撫言載夏侯孜業李敬者久從孜苦厄不去同類怵之他適敬曰吾主人登第尚擬作西川留後官後十年孜鎮成都以敬知進奏以此言之今之衹候典云者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為名稱當曰知後典不當曰衹候典也此雖猥事而世間名稱如此其訛者多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刋

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志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疑即葛洪為之

卷白波

飲酒卷白波唐李濟翁資暇録謂漢時嘗擒白波賊人所共快故以為酒令晏公類要六十五卷白集詩云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曰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玉衣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幞頭垂脚不垂脚

幞頭起於後周一名四脚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髪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為硬脚史不載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孫角談苑載柳玭在東川有從子

來省玼不甚顧視其家人為之叙說房派行第亦不領畧僕隷輩相與獻疑曰得無責敬於君之幞頭也乎姑垂脚入見以占其意可也此郎乃垂下翅翅之尾果獲撫接則知當栁玼時幞頭不皆垂脚其屈而下垂者乃其用以為敬也國初有王易者著燕北録載契丹受諸國聘覲皆繪畫其人物冠服惟新羅使人公服幞頭畧同唐裝其正使著窄袖短公服横烏正與唐制同其上節亦服紫同正使惟幞頭則垂脚疑唐制以此為等差

故流傳新羅者如此也又秦再思洛中紀異云唐太宗令馬周雅飾幞頭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内教頭張口笑者以銀撚幞頭脚上簪花釵與内人裹之上悦乃曰與朕依此様進一枚來上親櫛之復覽鏡大悦由是京師貴近效之龎元英著文昌録乃以為宣宗未知孰是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鎮擅命始有僣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其説與上所載畧同而皆

不記所出豈皆以意揣度乎

換鵞是黄庭經

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鵞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黄庭人皆謂誤張彦逺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黄庭經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固在既可以見其為黄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黄庭又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

卷以黄庭為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録謂俗以檛為骨朶者於古無稽據國朝既名衛士執檛扈從者為骨朶子班遂不可攺予按字書簻檛皆音竹瓜適作簻簻又音徒果反簻之變為骨朶正如而已為爾之乎為諸之類也然則謂檛為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也

爵公

國史許瓊傳開寶五年澶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恐或便在此開寶間也

如律令

李濟翁資暇録言今人符咒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今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妝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

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家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咒之云如律令者是倣官文書為之不必鑿言雷鬼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蒲葵安可常案揚雄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深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碧筍郭璞桃枝賛曰叢薄幽薈從風蔚猗簟以寧寢杖以持危杜子美亦有桃

竹杖詩桃笙蓋以桃竹為簟也

漢爵級所直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按惠帝初立賜爵級有差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謂作外郎未滿二歲者其賞不及一級裁賜萬錢耳今乃以三十級為六萬其誤無疑顔師古亦不辨

白駒非日景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顔師古釋白駒日景也劉孝標荅劉紹書曰隙駟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譬如騁六驥過決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為日景

冠帔

曾子固王回母金華縣君曾氏誌夫人以夫恩封縣君以兄曾公亮恩賜冠帔也是得封者未遽得冠帔中

問朱康侯母以太母恩得初封託予問冠帔制度遍詢禮寺皆無之壬辰年在建康與客談及此秦塤侍郎適在予問其家數有特賜者必知其制秦言其姊出適時德壽使人押賜冠帔亦止是珠子鬆花特髻無有所謂冠也秦丞相夫人塑像建康墳庵乃頂金鳳于髻上又不知何據

俗語以毛為無

後漢馮衍傳説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飢者毛食寒者

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棻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為毛毛無也唐黄繙綽諧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為無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

唐婦人有特勑方許乘檐朝謁

杜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勑賜檐子者不在此例王珪母殆得特恩歟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言之則
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
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
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
詫矣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
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
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
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

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𭧂為此舉也本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𭧂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為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古者戮不必是殺

左氏文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為右孟違命文之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抶為戮又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專戮於朝罪甚大焉亦逐子蕩此以梏為戮則甘誓謂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未必殺之或者降削其家廩給之類其斯以為孥戮焉耳苟惟不然罰弗及嗣虞舜之世則未遠也啓以肖禹得傳政焉豈其罪人遽肯以族耶

演繁露卷十二